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 
第十九回 厲藍興安排防賊黨 石錦龍雙鞭會淫徒

厲藍興連忙說：「賢弟快快請起。」回頭看見電龍，身穿重孝。藍旺說：「龍兒呀，快見過你二叔父。」電龍答言，忙著跪倒叩頭。藍興說：「快起來。」藍旺道：「二弟呀，只因我那兄弟與弟婦二人死的好苦，我要是好著，早親身找你，不叫僕人去叫。兄長我已半百，每日思想憂愁，想我這個病一定不久於人世，那時你把我的屍骨運回家中安葬。此子電龍，今年□一歲，你將他帶回家中，傳授他武術，你千萬要傾囊而贈，一手別留，要留下一手，那可對不起電真他夫婦。容他學藝成啦，你與他畫好了圖影，叫他認清，再命他離門在外，尋找仇人，報仇雪恨。」厲藍興道：「兄長啊，您不用如此的費事啦。小弟我的武藝淺薄，我有好友，他們武藝能為在我之上，我能約請他們，可以替他人報仇雪恨。」藍旺便將此事，連同與電真結交的經過情形完全說出。藍興一聞此言，不由咬牙忿恨說：「兄長，我今天來到房裡，一看僕人以及這裡的情景，就知道我那位故去的電兄長，對待兄長的情形，真比小弟強勝百倍。兄弟我不是三歲的玩童，您只管養您的病體，千萬不須著急，我此時唇舌說焦，也是枉然。您心中盡其交友之道，竟想他夫妻，豈不憂愁而死？小弟我一時意狠心毒，把電龍殺了，拿他人心一祭靈，然後把您屍首運回家中。」厲藍旺道：「你此言從何而起？」藍興說：「他就是我的仇人，假若沒有他父親，兄長你焉能有這一場病呢？厲藍旺道：「你此言差矣，天災病孽，那全是偶然的，並非是誰叫誰得的。皆因電真脾氣烈，我在家廟養病，我怕他在莊中受人指使，出了意外，因此每天叫他來廟中三次，得招出事來，他竟能平常一次曠功沒有。二弟你想，人交友不可藏私才好。□五那天早晨，他來到家廟探病，他說要到戲場巡視，此事正合我意，因為當時是我主動辦的謝秋戲。恐怕有毛賊草寇，有擾亂之事，誰知他一去未歸，竟喪在黃沙灘萬佛寺中。那凶僧智深與他徒兒白蓮花普月，暗中設計竟將電真害死廟中。因此我派人找你，打算與他報仇。」藍興說：「兄長您可能執筆？」藍旺道：「能執筆。」藍興說：「那就好了，我說一事，您得寫明，那時我好約會各友，出頭拔刀相助，可以替他報仇。」藍旺說：「你說甚麼。」藍興道：「您要將電真夫妻拋於肚外，也不用思想此事，那時再投下好藥，您的病一定好的快。容病體一好，作甚麼事不成啊？您要還是竟想那事，那時小弟我一跺腳，回到家中，我是不管此事，那時可休怨我意狠心毒。」藍旺說道：「兄弟你既然說到這裡，很好，我決對不想他二人了，任憑你辦吧。」厲藍興說：「好！那麼僕人你們此處離著那州府縣近嗎？」僕人說：「離著袁州府近。」厲藍興說：「你到那裡，訪著掛千頃牌的有名醫家，請來□位，在此廟中醫治你們大員外的病。兄長您寫下四份請帖，頭一個請飛天怪蟒徐國楨，第二個恨地無環蔣國瑞，第三聖手托天李廷然，第四個聖手飛行石錦龍。今日小弟我拿請帖一走，您請放寬心，我今天先對□名先生說開你的運命，他們用藥的力量，必須將你的病源感化。再說就是電真他夫妻有靈，暗中保佑，容等我將他四個人請了來。那凶僧賽朱平智深的刀法，不□分出奇，不過他使的是金風不動蟬無覺，暗算無常死不知。那白蓮花普月更不足為奇。石錦龍掌中一對短把鞭，能打凶僧一片，何況還有我那三位老哥哥呢？」厲藍旺一聽，心中滿意，遂說道：「二弟呀，你拿我的請帖前去，可是不見本人，千萬的別給他們。」皆因江湖綠林所說，要講交友之道，誰也漫不過去厲藍旺、厲藍興、徐國楨、蔣國瑞、李廷然、石錦龍，對待賓朋這個意思，更不用說對於結盟的朋友。走在中途路上，半杯茶沒有，要有甚麼事，都能拔刀相助。他弟兄在廟中，商量報仇之事。藍興說：「兄長，我拿您這個東帖，必須先到鏢店，他們如果不在店中，還得各處去追尋，務必讓他見著帖子，親拿來面見兄長。今年小弟一走，可是須到明年春三月，接帖之人才能來啦。無論僧道俗，我是通盤報信，見著普月，要活的，給他纏縛二背，送來電家莊，請哥您發落他。兄長啊，我為甚麼必須明年才回來呢？因為我看你的陽壽未滿，這些日子留著叫您好好養神，將來能恢復健康，也許親身去拿普月智深。再說到了那殺副他師徒之時，也恐你傷感過甚，有些危險。」藍旺點頭。正在此時，外面家人進來回稟說道：「二員外爺，現已將□名醫生請到。」弟兄二人說：「將他們一齊請進來吧。」家人答應，出去不大工夫便將□人請到裡面。厲藍興看他們年皆五六□歲，倒全是有經驗的老手，連忙叫家人請到東屋好談一談。家人答應，便將□人請到東屋。藍興跟了過來與大家相見，說道：「今天我將眾位請來，這內中有事，就為談一談怎麼治病。」內中有一位年老拄拐的問道：「這位爺，您貴姓高名？那裡人氏？仙鄉何處呢？」厲藍興道：「在下姓厲，名喚藍興，與西屋病人我們是親弟兄。我祖居山東青州府，東門外金家口厲家寨。我二人是保東路水路的達官，大家贈我二人美名，我兄長混水鯉魚厲藍旺，我乃展眼鼉魚厲藍興。」那□名醫家一聞此言，耳朵裡有這二位俠義之名，連忙站起抱拳說道：「久仰二位達官的美名。」藍興說：「列位請坐，這位老先生你貴姓？」那老醫生說：「我姓王啊，名叫王聲甫，我家住袁州府西門外，臨福巷口內路南。」藍興又問道：「那一位呢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姓於，名叫於景春，我家住袁州府西門外，路北如意巷口內路東。」藍興又依次的問明那八人，自己笑道：「我問□位，我有用意，能與我兄長調治病症就與他調治，如果不成呢，可以當時告假，我不能強求。你們諸位，請在這東屋住，一切飲食全由我來扣負，一來可以就近早晚的調治他病，二來我有一好友故去，他留下一個少爺年方□一歲，我請年老諸位為是替我照管此事，無學之時各位可以文學傳與他。我與您諸位，開白銀每月每位五□兩，將來我兄長病體痊癒，我必要另有重謝。你們那一位先到西屋，看他一番？」眾人便請王聲甫出頭先去。當時王老先生與藍興來到西屋北裡間，他們一進西屋，一挑簾病房氣味撲人的鼻孔。王聲甫道：「我與您弟兄道喜。」厲藍興道：「喜從何來？」王聲甫道：「我從此與大員外治病，到了明春，我能保他病體痊癒，自行下地，手使甚麼兵刃，都能去活動去練。」藍興說：「您能有這樣的把握嗎？」王聲甫道：「那個當然，我要不是聞見這氣味，還不至於敢說此話呢。請您將病人的枕布取下，待我一看，便能知道病。」藍興過去取來交與醫生。王聲甫接過細細的看了看，便背著他弟兄，寫好了病源跟那藥劑，便走出病房，回了東房。

一位一位的全都換到了西屋，少時□位全看完。厲藍興說：「列位您可將藥方全寫好了？」眾人說：「寫好了。」當時一齊送到面前。藍興一看將藥方子拿到西屋，向他兄長說道：「兄長啊，您好好的調養病體，明天兄弟我就要出外去請他等。您在家廟，可千萬別想我那死去的二哥夫婦，倘若我走後，您淨想念他二人，我將賓朋約到，那時你已下世去了，我落得孤身一人。那時回到家去，您那弟妹，要是問我幾句，那時我以何言答對。我與您請來□位醫生，他們全是對答如流，足可與您調解病症，又可以傳給電龍文學，此可稱一舉兩得。」藍旺道：「二弟呀。你只要能夠與電真夫妻報仇，我就一意的調養病體。報仇那天，我還打算親身殺奔黃沙灘萬佛寺，捉使凶僧，拿回來祭靈，把他師徒用席捲上，成為撮燈大蠟，在靈前一點，那時我就與他二人報了仇。」藍興說：「是，這些日子兄長若有煩悶之時，可以把他們□位約了過來，閒談也可以解煩。」藍旺說：「你倒不用管了，到時候我自自辦法。不過今天趁你沒走，可以把電龍帶到東屋，見過那□位醫生。」藍興答應，便將電龍帶到東屋，與他們相見，然後回到西屋，告訴家人說道：「你們快去將王家莊他們三人約來，我有話說。」家人答應，便將王麒弟兄三人請了來。到了家廟，家人往裡回稟：「王家弟兄已然來到。」藍旺說：「請他們進來吧。」家人出去請進屋中。藍旺與他們指引相見。禮畢，王麒說道：「兄長將我三人叫來，有何事呢？」藍興說：「你一人來到此處，我有要事相商。」王麒說：「有甚麼主要之事呢？二達官，我們先將三人的力量說出，您可以量力收用。我們三個全是務農的人，不能執刀上陣，別的事尚可勉強。」藍興問道：「辦那個謝秋戲，究是何人出頭承辦的呢？」藍旺道：「就是與電真你二哥，我們二人出頭承辦，另外有四大村正、四大村副。」藍興說：「可以將他們全請來，我有話問他們。」家人前去，少時使將那八個人一齊找了來。藍興問道：「你們諸位全是村正副。我如今有件事，每村出一百名壯漢，合穿一樣的服色，月白布衣褲，登山道鞋，青布襪子，花布裹腿，青紗包煞腰，絨繩□字絆，花布手巾罩頭，二百人使刀。這家廟中安設一百名，夜內五□名，白天五□名，抱刀梭巡；那白棚中也用一百名，分為前後夜。另外那些人，有五□人各拿繃腿繩，在東西村口守護，是白天二□五根，夜晚二□五根。王麒賢弟呀，你在白棚以裡以外，你要負責查看。要有那不法之人，立時拿住來見我兄長髮落。若是莊內之人，可以送到袁州府，請府台大人去辦。要是江湖綠林人呢，可以將他纏縛二背，留到

家廟，不要斷了他的飲食，容等我回來，另有發落。你們管繃腿繩的大家聽真，你們大家在東西村口把守，若見那面生之人，無論男女無論僧道俗人等，倘有那夜間飛跑，白天眼盆之人，將他用繩子絆倒，繩縛二背，解來廟中。那時咱們另有辦法，交與我兄長，叫我兄長追問他的情形。若是綠林人，綁繩千萬別撒，給他預備稀粥，早晚給他灌下，等我回來，自有辦法。文魁呀，我走後第一是我兄長，第二是此子電龍，第三是□名醫家，若有差錯，你可小心在我的砍刀下作鬼。」文魁點頭答應。那厲藍興拿了四份請帖，辭別兄長，備好應用物件，這才命僕人備好馬匹，遂說：「兄長我要走啦。」藍旺說：「早些回來。」厲藍興說：「是」，出來又囑咐電文魁道：「你在夜間，更須特別注意。」文魁說：「是」。

厲藍興離開電家莊，趕奔金家堡。這裡是南北的村子，東西的住戶鋪戶，在北頭路西，有一家連升店。來到店門外，叫道：「店家。」從裡面出來一位老者身高八尺開外，面如重棗，重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，海下一部花白鬚鬚，光頭未戴帽，上頭藍布貼身靠襖，青布護領，下身也是藍布褲子，登山道鞋，白襪子，藍布的裹腿，腰中結著一塊藍布圍裙。厲藍興問道：「店家，可有單間房屋？」老者說：「有。」遂伸手將馬接了過去，叫出一個小伙計，把馬拉了進去。此時天已平西，便進了店，來到北房西頭的一間屋，伙計回手將竹簾放下。厲藍興說：「店家給我預備臉水。」此時那老頭也進了進來，笑問道：「達官您貴府是那裡人氏？」藍興道：「你問我這話為何？」老者說：「我看你面熟，一時想不起。」厲藍興說：「你我在那裡相見過呢？」老者說：「倒退□年以前，您上我們這金家堡來過一次。」厲藍興說：「不錯。我看閣下也有點面熟。那麼您貴姓啊？」老者說：「我姓連名玉，號叫茂通。達官您呢？」藍興說：「在下姓厲，雙名藍興，混號稱展眼鱷魚。連掌櫃的，我跟你打聽一個人。」茂通說：「您打聽誰？」藍興說：「此人姓連名登，號叫茂真，左臂花刀的便是。」茂通說：「您跟他有來往嗎？」厲藍興說：「我與他神前結拜。那年他保雲南貴州的鏢，鏢局在金水縣的東門以外，永興鏢店。」茂通說：「是啦，他不是外人，乃是我的胞弟。」厲藍興說：「你我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子人啦。」茂通說：「嘔，原來全是自家人。既然二達官來到，請來櫃房一敘，達官您來到我金家堡打店，面帶愁容，所為何故？」厲藍興便將報仇之情，細說一遍。茂通說：「二達官，您要將眾人約到，來到我的店中，我弟兄可以拔刀相助。不過是我知道那兩個凶僧，未在廟中。」藍興說：「他們在與不在，你怎麼知道？」茂通說：「我有一兒名叫連發，外號小諸葛的便是，他一天一趟萬佛寺。僧人防範太緊，恐怕有厲大達官手下之人夜入廟堂，將他師徒斬首。我兒連發不得手，要是得手，早將他師徒二人的人頭斬下。皆因他治死一位好友電真電維環，電真與令兄交友，我茂通不知，我若知曉，早就將凶僧處治啦。您在此等候，等我去把你姪男找來，與你們爺兩個指引相見。」說完他轉身往外。

工夫不大，帶進一個人來，說道：「上前與你二叔見禮。」藍興用手相攙，說聲：「孩呀，免禮吧。」他看此人是道裝的打扮，身高不滿七尺，細腰紫背，雙肩抱攏，骨瘦如柴，面皮微黃，細眉毛小圓眼睛。蒜頭鼻子薄片嘴，小元寶耳朵，那個小瘦腦袋，真要見稜見角，頭戴一頂混元一字巾，杏木道冠別頂，橫別一根簪子，寶藍色的道服，青緞的護領，上繡著福留云。書中暗表：下邊是藍紡綢的底衣，兩支登雲履。藍興遂問道：「連發，我來問你，你使的是甚麼軍刀呀？」連發說：「我使一口避血尖刀，判官筆一支。」藍興說：「與何人學藝？」連發說：「我師父來到我家傳藝，傳完藝他走啦。」藍興說：「此人貴姓高名？」連發說：「饒州府東門外皮家坡的人氏，姓皮雙名元豹，別號人稱神鬼莫測。」藍興說：「連發，你天天到正北去嗎？」連發說：「不錯我天天的去。」藍興說：「你天天的去，你怎麼不跟他們動手呢？」連發說：「叔您有所不知，那凶僧他們有子母鴛鴦拍花藥。」藍興說：「那也不能拿拍花藥拍你呀。」連發說：「您是不知，他打的那個拍花藥是令人難躲。」藍興說：「怎麼令人難躲呢？」連發說：「他把拍花藥灌到錘裡啦，那錘名叫做迷魂錘，錘上有環，環上有絨繩。他與人要動上手，他搶上風頭，用錘一打您，您一躲，錘打到身上，那香煙就能出來。若是打不到身上，他一拉那絨繩，香煙也就出來。只要一聞見香氣撲鼻，那人一打怔的時候，他的刀就砍到啦。凶僧乃蓮花黨之人，我所怕者就是他的拍花藥，我小孩要與俠客爺報仇，我死不足為奇。他若沒有拍花藥，我早就將他處治啦。」厲藍興說：「那麼凶僧現時在廟中沒有？」連發說：「廟堂您不用去，他不在廟中，他師徒少說也得躲個一年半載的。那白蓮花普月與叔父您見過。」厲藍興說：「倒是見過幾次。」連發說：「那普月見您騎著馬匹，有一僕人相隨，從袁州府東門往這裡來，因此他師徒就遠遠脫逃啦。二叔父您多咱將列位約到了，先來我這裡，聽我的信息。」厲藍興點頭。天色已晚，便住在此處，一夜無書。

次日天明，藍興說：「兄長您叫人給我備馬啊。」茂通說：「二弟呀，你可以吃完飯再走不遲。」藍興說：「不用，我是有事在身，心中急躁，趕路要緊。」茂通說：「那麼電家莊我那大弟，你可把人安排好了嗎？能夠保護住他嗎？」藍興說：「可以的啦，人已派好，料也無憂。」茂通說：「你的路費可有？」藍興說：「有。」茂通這才命人把馬匹備好。他父子送至店門外，厲藍興說道：「小弟回來之時，一定與我兄長前來看望於您。」茂通點頭。他告辭一走，離了金家堡不提。

如今且說連茂通父子送走人家，他們回到店中。茂通說道：「連發呀，從今天起你必須每夜到電家莊廟，你在那房後坡一臥，暗中去保護你那大叔父。等你二叔回來之時，再行回來不晚。」連發答應，從此夜間暗保護不提。且說展眼鱷魚厲藍興，一路之上，直奔青州府而來，非只一日，這一天來到了青州府。他是穿城而過，直奔東門，出東門過了海河橋樑，便下了馬，拉馬來到三元鏢店。來到門前一看，不由心中大喜，看見七輛鏢車，業已套好。那頭輛車上，插著一桿旗子，白緞子做地青火沿，上邊用青緞子刻出來的字，是青州府東門外路北三元鏢店。藍興遂上前叫道：「伙計們。」那伙計人等出來一認識，連忙說道：「原來是二達官，您從那裡來？快進來吧。」藍興道：「張振我來問你，我那三位恩兄，可曾在店中？」張振說：「二達官，您來得正好。他弟兄正在店中，你要慢進一步，他們就走啦。」厲藍興問道：「這鏢往那裡呀？」張振說：「上雲貴去。」厲藍興說：「好！張振呀，你快與我回稟一聲，就說我前來請他們。」張振點頭，轉身進到裡面回道：「三位達官，您看人真怕念，一念他真來啦。」徐國楨道：「可是我那二弟厲藍興來啦嗎？」張振說：「您不信出去看看呀。」弟兄三人一聽喜出望外，連忙一齊來到店門外，弟兄三人一看，果然是厲藍興。李廷然哈哈大笑說道：「二弟你從那裡來？」藍興上前與三人見禮，說道：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，你我弟兄，店中一敘。」說著四個人一齊來到店中，大家落座吃茶。徐國楨道：「二弟你這是從那裡來呢？」厲藍興說：「我從袁州府東門外電家莊東村頭電家廟來。」說著話上前二次跪倒行禮說：「三位兄長，受小弟我一拜。」徐國楨道：「二弟你拜者何來？」藍興道：「此處有請帖，請兄觀看。」說著伸手探兜囊，取出四張請帖，雙手遞上三張，說道：「三位兄長，我這裡有三份請帖給您，哥三個每位一份。如今我來到鏢店，可巧三位兄長全在店中，此乃我兄長親筆寫給您的。」徐國楨伸手接過，一看上面寫道：「徐仁兄大人台筆，遠自別來，其為念念。弟因近來染病在牀，不能分身前來迎請三兄，特派二弟藍興代為致意。見帖後請三位仁兄各帶隨身使用物件，以及軍刀暗器夜行衣，一齊來到電家莊，東村外家廟相見，弟有要事相求。專此致意，小弟厲藍旺拜啟。」徐國楨與他兄李廷然等弟兄看完，心中暗想：這內中必有與仇人作戰之意，遂問道：「二弟呀，我那大弟難道說有仇人嗎？」厲藍興將電真與他兄長交友之事，以及被害之情，前前後後完全說明。徐國楨道：「那電真電維環，很夠交友之道，俠義二字，他能當之無愧。我聽他的名譽很好，我在暗中曾訪過此人。」正適說著，外邊張振問道：「達官您的鏢車還走不走啦？」國楨說：「你們大家乘跨坐騎，趕快直奔揚州城內□字街正東路北，勝總鏢局，交到那裡，按路單所為就是。」張振應聲「是」，厲藍興說：「徐仁兄，此處現有一份請帖，交給他們帶去可成？」徐國楨說：「可以。」遂問道：「張振，你可認識那石錦龍？」張振說：「我認識，我花他老人家的銀錢可多啦。」國楨道：「現有發票路單一齊交與你。你見了那石錦龍，就說我徐國楨有請他，叫他急速的備好軍刀物件，以及水衣水靠，騎馬到袁州府北門外，電家莊東村外家廟。我在那裡等他。」藍興道：「這樣一說，他能來嗎？」徐國楨說：「那如同我同胞弟一個樣，就差一娘所生。」說著話伸手取出白銀四錠，說道：「張振，給你拿去，一路之上想吃甚麼，就買甚麼吃吧。到了那裡在店中那更好，如果未在店中，你可以騎馬出去，找一找他，務必見面才好。」張振答應轉身出。徐國楨說：「二位弟，你們快行收拾，咱們好起身。」當下李廷然等，收拾已畢，弟兄四人從此地起身，僕人將馬匹帶過，哥四個接過馬

來，飛身上去，這才一同夠奔電家莊而來。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非止一日。

這天走在中途路上，看眼前來了一匹坐騎。馬上這人是個莊兵的打扮，二目發直。厲藍興便問道：「這一騎馬的，你趕奔何處？有麼要緊的事呢，你騎馬這樣的慌，要撞了人呢？你從那裡來呀？」那個莊兵說道：「我這是從電家莊來呀。」說著翻身下了馬，他們哥四個一見，也就紛紛下馬。藍興道：「你從電家莊來，我怎麼不認識你呀？你在甚麼地方住啊？」那兵說道：「您不認識我，我可知您。」厲藍興說：「你姓甚麼呀？」莊兵說：「我姓周，名叫周連，我正在上青州府鏢店找您去呢。」藍興說：「有事嗎？」周連說：「有事。」藍興說：「有麼事呀？你請道其詳。」周連說：「二達官，您千萬別著急，我家大員外跟電龍全無事，就是內中有一名醫家，被凶僧斬殺。多虧有一位賽諸葛連發，在房上暗中保護，給了凶僧一瓦，打下房來，被我等大家用絆腿繩將他拿護，現在捆綁在廟中。我家大員外爺問他，他說從打竹蓮寺來，他上智下元，人稱生鐵佛，那凶僧說，殺剛存留任憑你們所為。當時我們大家拿刀往他身上砍，他不怕。」厲藍興說：「哪一位醫家被殺？」周連說：「是咱們本莊裡的一位醫生，名叫周鳳林。」藍興說：「三位兄長，咱們先頭前走去，叫他慢慢的走吧。」徐國楨說：「好吧。」大家急忙各將馬的肚帶繫了緊，飛身上馬，催馬如飛似的就直奔電家莊跑了下來，那周連也上馬在後面緊行。

非止一日，這天來到了電家莊，大家一齊下了馬。厲藍興一進東村頭，看見地下有繃腿繩，就在地上放著。徐國楨說：「二弟，你看這個繩子就在這裡預備著，有人經過，看見就不能上當了，他們可太粗心啦。」說著話四個人來到廟門外，上前叫門，裡面有人將門開了。藍興忙問道：「我兄長病體如何？」僕人說：「現已見好。」藍興說「很好很好」，說著弟兄四人，一齊往裡走來。到了西房，藍興伸手挑簾籠，叫三位「請進」，說道：「哥哥啊三位兄長到。」屋裡藍旺聞聽，忙說道：「僕人，現下有三位兄長到，快把我扶起來。」見三人抱拳道：「三位仁兄，快來請坐，恕小弟不能下地遠迎。」三老見他病體削瘦，面帶愁容，不由說道：「大弟，你怎麼落到這步天地？你派二弟前去找我們，現在我弟兄已到。你有甚麼仇人可與我等說出，我們一定捨去老命不要，可以與你報前仇。」厲藍旺說：「三位仁兄，快請落坐，咱們好談話。」蔣國瑞說：「你我弟兄分別，足在四載未見。愚兄我上家中，向二弟打聽你幾次，據他說，你出門在外訪友。你上那裡去啦？他是莫明其妙。」藍旺一聽便將結交電真之事講了一遍。藍興問：「家裡又出什麼事了？」厲藍旺道：「五天之前，醫家周鳳林與我熬藥，從東屋往西屋來送。天也就剛黑，正走到院中，不想從北房上下來一個凶僧，手起刀落，竟將周鳳林殺死。大眾一齊上前拿他，兒僧上西房逃走，不想被房上之人，用瓦將他打下房來，才被眾人拿獲。我命僕人們問那位俠義貴姓高名，房上有人答言，他說姓連名發，賽諸葛的便是，他說完並未下房來，竟自走了。二弟你可認識此人？」藍興答：「我認識此人，但不知凶僧現在那裡？」藍旺說：「我已將他放到南裡間。那凶僧是刀槍不入。」藍興說：「他只要是他們一黨的，我自有的辦法。」遂說：「來呀，將凶僧捉了來。」當時手下人等去到南屋，將他抬了來。看他身高約有八尺，虎背熊腰，面似黑鍋底，花攪的眉毛，一對三角眼，大鼻頭翻鼻孔，四字方海口，大耳相襯，穿夜行衣靠。厲藍興問道：「僧人，你為甚麼來到此廟行刺？」僧人說：「你來問我，你可是展眼龜魚厲藍興嗎？」藍興說：「不錯，正是你家二太爺。」僧人說：「我來問你，你在山東金家口，你可曾捉著一個打悶棍的，給送了青州府，有此事沒有？」厲藍興低頭一想道：「不錯有此事，此人姓李，名叫李唐。」僧人說：「我找你未見，那時你保鏢已走，後來我上厲家寨，要殺你們滿門家眷，是我不認識究竟是那一家。我若知曉，一定將他們殺死。」藍興說：「你與李唐有何來往？」僧人說：「那李唐乃是我的天倫，我俗家姓李名義，人送外號生鐵羅漢。皆因我在家中刀傷人命，這才有老鄉給我一條生路，叫我削髮為僧。」藍興說：「你師父是那一家呢？」僧人說：「我師父大大有名，家住揚州府南門外，那山叫蛇盤山，山上有一古廟，少林寺。那當家的上法下緣，人稱紫面崑崙，散二□四門頭一門的。後來因為我不守廟規被趕下山來，我上黃沙灘萬佛寺，找我的師兄。他有一個分廟，竹林寺，我就在那裡住。」藍興說：「你的法號何稱？」僧人說：「我上智下元，人稱生鐵佛的便是。我師兄他們師徒，不敢在萬佛寺，全到白蓮寺避躲災禍。因此我才來到此廟，打算將老兒斬去，以報當年之仇。我在北房上，看見那老翁端著藥鍋，是我一時怒氣，下房將他殺死。我上西房逃走，不想被小輩打我一瓦摔下房來，才被獲遭擒。殺剛存留，任憑爾等，替他人一死是別無可言。」厲藍興一聞此言，不由生了氣，伸手取出避血刀來，說道：「惡僧人你一定是金鐘罩護身呀。我與你有三江四海之仇，豈能放你呢？我先將你的金鐘罩破了再說吧。」蔣國瑞說：「二弟呀，你將他左目取出，便可破了他的金鐘罩。」厲藍旺道：「二弟且慢。」藍興說：「兄長還能放他嗎？」藍旺說：「放他可不成，容等將那智深師徒拿住，一齊倒點人油蠟，那時好與我那死的維環二弟夫婦報仇雪恨。」李廷然道：「二位仁兄，二位賢弟。我有一計可以破他，你先將刀收起。這金鐘罩，實在好破。」說著伸手取出一根銀針來，一提他左耳，銀針刺鼻孔，當時鮮血就流下來了。智元口念：「阿彌陀佛，完了完了。」李廷然命人仍將他放到南裡間，派人看守。他們哥兒四位，便在廟中一住，與他養病。藍興說：「那醫生的苦主呢？」藍旺說：「已然將屍首領回，再贈送五百白銀，每月還另外有銀子給他。」四個人一聽，暗暗點頭。藍興說：「兄長你養病要緊，千萬將電真夫妻之仇拋於度外，容等石大弟錦龍來到，咱們再找仇人去。」藍旺說：「好吧，兄弟你可以每日與電龍傳習武藝。」藍興點頭。從此便傳藝不表。

到了年底，好容易厲藍旺病體痊癒，離了病榻，醫家便在飯菜之中，也與他下面藥，保養病人。轉過年到了二月底，身體恢復到了原狀，也能打拳踢腿啦。這一天，他帶領三位兄長、一個胞弟，圍著村莊繞了一個灣。平素他累碎三毛七孔心，與電龍練習武藝，早晚如此的用功。到了三月啦，外面有人來報，說石錦龍到。書中暗表：原來石錦龍是新由揚州鏢店來，接著信之到，便一直來到家廟，面見五位兄長。厲藍旺問道：「大弟你從那裡來呀？」錦龍說：「我從揚州來。」藍旺說：「我那石兄弟可好？他們全作甚麼啦？」石錦龍說：「二弟錦鳳，在家中鏢局子呢；三弟錦彩，在萬勝鏢局；那四弟錦華，在石家鎮明開店為業，暗中執掌莊規。」徐國楨說：「大弟，我來問你，兩個孩子可好？」石錦龍說：「兄弟我將鏢局之事，交與三弟執掌。小弟回家將二叔武藝傳好，我回到鏢局，才見了請帖，因此才來。厲仁兄莫不成你老人家有仇人嗎？」藍旺一聽，便將電真夫妻被害，以及自己與他結交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。當時便將電龍叫過來，與他引見。說道：「龍兒，過來見見你石大叔呀。」電龍聞言連忙來跪倒行禮說道：「叔父大人，小姪男電龍與你老人家叩頭，請您與我那四位伯父替我報仇。容等孩兒長大成人，我一定特別答報。」石錦龍說：「電龍啊，你伯父以後要有人欺壓他呢。」電龍說：「我一定與我伯父出力，打敗仇人，方能出氣。」錦龍說：「好！你就好好的與我那兄長學藝吧。將來學成之後，到我家去，我有幾手絕藝傳授於你。」電龍一聞此言，連忙道謝。厲藍興說：「兄長啊，您先在此等候，待小弟我到趙金家堡。」藍旺說：「你要去可得趕緊回來，我聽你的信。你是白天去還是夜晚去呢？」藍興說：「我還是白天去好。」藍旺道：「你還是夜晚的為好，白天去恐怕走漏風聲。」厲藍興說：「那麼我今天晚上就走。」眾人說好，當下晚飯後，大家吃喝完畢，耗到初鼓。藍興說：「眾位兄長，我走啦。」說完他就來到外面，哥五個送到門外。

分別之後，那藍興拐灣從莊後頭繞道直奔金家堡，如飛而去。來到路旁一片鬆林裡面，伸手探兜囊，取出白蠟粘貼在樹上，用火摺子點好，這才脫了大衣，收拾緊襯褂落，將刀插於背後，大衣包於抄包之內，□字絆絲鸞帶結好。低頭一看，地上並無東西物件，這才吹滅蠟捻，長腰出樹林。按道如飛直到金家堡的北村頭，在那裡繞了一個灣，細一看四外無人，急忙飛身上了西邊房。（按店裡說，可是東廂房。）此房正是店裡的櫃房，低頭往下觀看，聽見屋中有人說話，聽口音是茂通與他子連發他們父子講話。就聽茂通說：「連發呀，你上萬佛寺去啦嗎？」連發說：「我去啦，因為現在我已將我二叔等到啦，我才回來。」茂通說：「那麼凶僧他們回來了沒有？」連發說：「他們師徒全都回來啦。是我到了廟中，找著他們的臥室，那凶僧未在禪堂睡覺，他們師徒全在西屋經堂裡睡。這兩天我二叔若是帶人來到，那凶僧是難以脫逃。」厲藍興在房上手一按瓦沿，不由嘍吧一響。屋內連發忙將燈光吹滅。藍興說：「兄長不用擔驚，小弟藍興來到。」說著話飛身下來。那屋中的父子，就將燈點好啦。茂通問道：「外面既是我二弟，何不請進來呢？」厲藍興道：「小弟有罪，夜入店來，身換緊衣，真有點對不過兄長。」茂通說：「二弟小聲些，免得驚動了其他客人。」說話之間，出屋子將他迎到屋內問道：「二弟呀，你有事嗎？」藍興說：「有事。」茂通說：「那麼你怎麼不會白天來呢？」藍興說：「我白天來怕走漏風聲。」連發說：「對對，二叔言之有理。」藍興問道：「連發你可曾到了那黃沙灘萬佛

寺？他們師徒回來了嗎？」連發說：「回來了，叔父您可將眾人請到了嗎？」藍興說：「不錯，我已將他四弟兄約到。」連發說：「我那大叔父他老人家病體可全愈了嗎？」厲藍興說：「不錯，他已然痊癒啦。」連發說：「他能夠與凶僧動手嗎？」藍興說：「倒可以與凶僧殺個三五回合。」連發說：「今天您能回去嗎？」藍興說：「能回去。」連發說：「好吧，那麼您六位就在明天一黑天就在我們這裡見。」藍興說：「那麼我向你們父子告假，咱是明天再見。你們千萬在店中等我，我們是一定准來。」說完他告辭出了屋中，飛身上房。

由此處離開店，自己便於夜間一直到了黃沙灘萬佛寺，在外邊繞了個灣，細細的調查一下子，恐怕凶僧暗中準備，有甚麼防備。到了廟後一看，東西有大道，在廟的北邊有河岔子，他便順著河沿一直向東，相隔不到□里地，這個河就往北拐過去啦。一聽四外雞鳴亂唱，眼前有一大片鬆林，來到林中，脫了夜行衣，換好了大衣，將刀跨在肋下，走出樹林回了電家莊家廟。此時天光已然大亮，來到了家廟，上前叫門。裡面有人問「是那位？」厲藍興說：「我回來啦。」僕人將門開了，藍興來到時候，見了大家說道：「兄長啊，您的刀法可曾純熟，精神恢復了嗎？」藍旺道：「我如今跟平常一個樣了。但不知你到那萬佛寺打探的如何？」厲藍興說道：「小弟趕奔金家堡，正趕上他父子在櫃房談話，我到了裡面，向他父子打聽。那連發說，智深與普月現已回來，正在廟中。」厲藍旺說：「二弟，咱們明天收拾齊畢，到黃沙灘萬佛寺，將他師徒拿住，將我那電真二弟的屍身，跟我那弟媳的人頭，一齊找回，也好將他夫妻合葬。家廟中拿的生鐵佛，一齊綁到定魂椿上，開膛摘心，祭祀亡人。」藍興道：「茂通父子也叫明晚前去。可是依小弟之意，莫若咱們今晚就走，倒省得他師徒脫逃。」藍旺道：「那倒不必，你叫手下預備僕人□二名及筐子、門板、鐵鍬、鎬。叫他們頭前快走，在那裡相見。」遂問好有一叫趙升的認識道路，這才每人給他們□兩銀子，叫他們在金家堡方圓附近，打好了店，我們眾人明夜准到。趙升答應，他們領銀子前去，按下不表。

如今且說，家廟中電文魁，上前說道：「上莊主爺呀，您若到了那廟中拿獲了凶僧，再出西門外，下台階往東，刨下幾尺去，便能打著我那二員外的屍身。在屍身旁邊，有一個花盆，就是我那主母的人頭。」藍旺命人寫好一個紙條，藍旺說：「文魁呀，你在廟中帶領僕人，好好的看守此廟，多加注意在電龍身上。那電龍是你義子，這孩子就是電氏門中一棵根苗。」文魁連連答應，當下他們大家便在廟中，各人收拾好了，過了過汗。厲藍旺抽出砍刀來，在院中施展開了，一片刀光，練完之後，真是面不更色，氣不湧出。他練完了，就是厲藍興練，第三個便是石錦龍，一對對把鞭，在當中一練，借燈光一照，好像兩條白蛇相仿，上下翻飛，大家一看連連誇贊。第四個是徐國楨，從兵架子上取下一對跨虎鏢，在院中施展開了，也是有些出人之處。練完了，蔣國瑞手使日月雙輪，左手輪是劈套拍裝，右手輪是支掛擄拿，上下翻飛，身形來回亂轉，練到精奧之處，不亞如一對蝴蝶鬧花籃一般。收住了輪式，說了聲：「讓過了列位兄弟哥呵，在您台前獻醜了。」旁邊李廷然走過，一擺水磨竹節鋼鞭，撮裝砸抽，練完了。此時天交三鼓，他弟兄六個人吃了點夜宵，便一同在西屋睡覺。第二日天明，大家起來洗臉漱口，吃完早飯，眾人又行睡下，囑咐好了僕人說：「若是有人找我們，就說我兄弟出外訪友去了。」僕人答應。他們又到西屋睡覺，一直睡到天黑，眾人起牀，忙命人再擺晚飯。眾人吃完，收拾齊備各人的軍刃暗器，以及水衣水靠，大家由此動身。

天將初鼓，眾人在路上行走。前邊走的是恨地無環蔣國瑞、聖手托天李廷然，在後面走的是混水鯉魚厲藍旺、展眼鼉魚厲藍興、聖手飛行石錦龍。藍興說：「咱們哥六個，一來不准謙讓，二來不許候等，咱們哥六個打一回哈哈。」說著話往下一塌腰，往前就走，說聲「隨我來」，如飛而去。這哥五個一瞧，也就各自施展功夫，往前而去，真好比六個飛燕一樣。天到三鼓，來到黃沙灘，到了一片鬆林，在裡面休息了會兒，出來在廟的左右巡視一個圈兒。二次回到林中，各人收拾緊襯俐落，這才一齊出了樹林。藍旺說道：「你們哥三個，從東面往後打，到了後面往西兜。我們哥三個在西面往東兜。誰要是見了凶僧，誰就不用動了。你們入廟，在東配殿無論大小房屋，詳細的去找。我們弟兄在西配殿，也是那樣的去找。」六個人看好了遠近，一齊上廟牆，躡房越脊，往裡面而來。此時西邊的厲藍旺取出問路石，往下一扔，一無人聲，二無犬吠。三個人這才下了牆，再上西配殿。越脊爬坡，來到前坡，聽見裡面有人說話。他們往北面殿中細看，殿中燈光明亮，八仙桌左邊是凶僧智深，那下垂首是白蓮花普月相陪。

書中暗表：那賽朱平智深，他們得著信息，知道外面風聲不好，這才來到竹蓮寺，面見生鐵佛智元。當時智元問他師徒來此何事？智深說：「師弟你若問呀，只因普月在周家莊彩花，不想竟與電真為了仇。後來設計害死他。」前前後後之事，向他說了一遍。智元說：「師兄呀，想當初您在廟中勾引蓮花黨的人，在廟裡發賣薰香，已然大犯僧道之規。普月我來問你，身為佛門弟子，就不應當貪花近柳，你到處敗壞好人家的婦女。你又敢到電家莊，把電真之妻殺死，電真死在廟中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打牆也是動土，動土也是打牆。就應當連那老匹夫厲藍旺一同斬首。普月說：「師叔，我已將他們也殺死了，那家廟中是屍橫一片。」智元說：「恐怕未必吧。既然全都殺去，為甚麼又來到我這裡呢？」智深說：「賢弟，我也正因為他所說不實，心中發疑，這才來到兄弟廟中。」智元說：「嘔，你說的恐怕不實。你們看那房上是何人？」智深師徒往房上一看，嚇得驚慌失色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真是面目更色，膽戰心驚。智元說：「你師徒在此等候，三五日我就回來。」說完了，那生鐵佛便將戒刀以及行衣包通盤帶齊，離了竹蓮寺，告訴小僧人說道：「若有人前來燒香，你可以說我外出有事。我此去電家莊，前去斬殺那病榻上的老兒厲藍旺，與那小畜生電龍。」說完他竟自走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